

《周处除三害》：痴汉与浪子



口碑佳作《周处除三害》即将上映，继《艋舺》后，主演阮经天再度挑战黑道角色。新片中，他化身末路逃犯陈桂林，贡献了又一值得瞩目的过瘾表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导演黄精甫沉寂多年后的重磅力作。演员与导演强强联手，协力为观众奉上视觉佳作。然而，除了另类情节、极致画面的直给刺激，犯罪题材片能否突破“暴力奇观”式的美学呈现，给影迷带来鞭辟入里、一针见血式的深刻洞见？解读主角故事，我们能够发现常规“失格片”里亡命者复杂、荒诞的多面。



天天娱评

□陈佳佳

痴汉的决斗

片中主角陈桂林是被通缉多年的黑道杀手，本以为要如阴沟老鼠躲藏一辈子的他意外患癌。临死前，他决定干一桩大事——追杀通缉令上的另外两名逃犯，然后自首。手执屠刀、再度踏上险途的陈桂林，似乎是在以不要命的方式求出名、求意义。奈何人生旅程漫漫，意义怎能轻易找寻？在快恩恩仇、浪子回头的故事包装下，“以暴制暴”“私刑除恶”不过是一种失格后的“噱头”。这部片子真正想讲的其实是末路时，一次恶人的“回光返照”，一个迷茫者对生命价值近乎癫狂的追寻。

这从片名便可窥见一二。“周处除三害”原是《晋书》中流传极广的典故。武力过人、争强好斗的周处被邻里视为祸害。传闻中，他和猛虎、蛟龙并称“三害”。浪子回

头的他将猛虎、蛟龙斩杀，却仍然得不到村里的认可。最后，周处痛改前非、学文练武，终究除了自己这“一害”。这样团圆完满的故事我们固然喜闻乐见，但苦寻不得、迷茫周旋是常态。与其说，主角陈桂林是良心未泯的当代“周处”，不如说，陈桂林只是借鉴了“周处”的模子，妄图以此扬名世间、找回价值。他以为自己是悬崖勒马的绿林侠客，于生命终结前破解了执念，殊不知，他不过是俗世一痴汉，于碌碌中苦求精神皈依。

拉康的“镜像”阶段理论认为，人在他人的凝视下建构起自我的身份认识。虽然这通常发生在孩童时期，但《周处除三害》中，陈桂林毫无疑问像孩童般渴求着这样的凝视，渴求着从世人的看法、关注中寻得自我价值的建构。在这段寻求余生意义的旅程中，像周处一样“除恶”成了他重塑人生、痛改前非的方法论。这样“慌不择路”的痴心式选择，丰富了主角复杂的多面，带来罕有的人物弧光。在传统的黑道片里，为了不使影片沦为漠视生命的“暴力奇观”，热血、侠气、仗义是必不可少的电影元素。他们竭尽全力地引入爱恨情仇，来去因果，让可能突

发的血腥场面变得“情有可原”。《周处除三害》却罕见地展现了主角痴笨、愚钝的一面：陈桂林对另外两个通缉犯的追杀，绝不是源于任何一种爱恨情仇，只是源于对生活困境的无解和挣扎，源于最无谓的痴心与执念。

这一戏剧性呈现使主角黑道杀手的人设显得合理。他是一个罪恶缠身的负面大人物，应该得到正义的审判。但他也是一个囚于生活、落后于社会的俗人，是一个不以常理推导的心理异常者。有趣的是，影片宣传中，禅语“贪、嗔、痴”正分别对应了三大通缉犯，也是片中极力渲染的讽刺点。伪善者林禄和好为尊者，代表着欲望无限的“贪”；毒贩香港仔喜怒无常，代表着控制欲极强的“嗔”；而主角陈桂林混沌半生，心无所“依”，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将想法与现实混淆的“痴”人代表。

片中，在抉择是否自首的关键时刻，陈桂林在关圣帝君前投掷9次圣杯，企图从神佛处寻得来路的指引。昏暗灯火前，平日莽撞、血性的杀手竟将命运决定权拱手于人，这是多么可笑而荒诞的一幕。原来，内心脱轨而无序的人纵使平日再不羁，在遇到难以

掌控的抉择面前也会心生畏惧。陈桂林如同最脆弱迷信的老顽固，寻求着记忆里最原始的占卜方式。禅语中，“我执”是痛苦的根源。而陈桂林的弱点，正是其对生命价值的“痴”。他的执着和他凭直觉过活的“笨”将故事导向极致。最终，他也不曾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，他只是一个被命运玩弄的“痴汉”，如同向大风车发起决斗的堂吉诃德，走向自己混沌但也姑且满意的终结。

浪子不回头

如果说，《周处除三害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典故的新解读，那么，这个故事最值得深挖的情节就是“痛改前非”的转折处。古文中，周处不惜“投水搏蛟”“入山射虎”，与猛兽搏斗三天三夜。这样痛下决心、骤然锐变的他绝无可能一时兴起、突发奇想。《晋书》中短短一句“知为人所恶，乃慨然有改励之志”的背后，必有痛彻心扉的醒悟。这一发挥空间可在剧本设置中见味无限，彰显出与寻常犯罪题材片不同的水准。奈何影片对于主角“除三害”的原因刻画实在太少，即使有上述对于人物性格“痴”的解读，依然缺乏叙事

推演的动力，成为片中一大憾事。让观众围观一辆顶级赛车狂飙固然有趣，但其狂奔的动力何来同样值得关注。

无独有偶，导演黄精甫似乎也曾因叙事动机的不足被诟病。习惯表达极致情感的他善于展现戏剧性十足的画面，因而以“锐气”著称，却也总是游走于社会热点间，鲜与叙事向内产生深刻勾连。让他一举斩获金像奖新晋导演的犯罪题材片《江湖》，因其动人情谊和时空交叉式的结构表达著称，但也有着部分过剩的视觉画面。黄精甫认为电影分两种：“一种是创作人想说一些东西，另一种是创作人想问一些东西。”他属于第二种。这种借电影发问的创作动机让影片富有棱角，却也容易因为留白缺乏内容铺垫，让出彩画面喧宾夺主。

这一创作风格让《周处除三害》在镜头转接利落、视觉传达丰富的同时，出现部分情节尚未烘托到位，画面已然展现的时刻。如结尾患癌真相的反转，两位对演员的表现无可指摘，然而因为前期对女医师的刻画过于单薄，导致结局揭露时容易产生叙事不足感。事实上，女医师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幕后“真周处”，其塑造空间之大不亚于男主角陈桂林。而女医师这样一位游走于黑白两道的人，却始终缺乏一些双面人生的戏剧式冲突，情节更趋于常规式表达。唯一可供回味的是她面对男主角追问时的冷淡回应，短短几句便能让人窥见其混迹黑道、不容小觑的阴暗面。由此可见，叙事逻辑的铺垫倘若充足，简单的镜头表达也能让人记忆犹新。

所幸影片瑕不掩瑜。导演克制、利落的创作风格既可视作叙事的不足，也可以看作特色鲜明的刻意表达。出走半生，黄精甫依然带着浸淫香港片多年的侠气，其冲击不断的视觉画面和锐气十足的内核传达，为滥情、煽情的电影市场吹来了新鲜空气。如果说，导演黄精甫和演员阮经天一样，都是不断寻求主流市场认可的浪子，那么这一次，他们给出了一份达标的答案。

片中探寻不止的末路狂徒陈桂林看似“回头是岸”，事实上早已游走于法律边缘。这个草莽的浪子、可笑的痴人，最终没有得到他的答案。他在片末仰头一望，枪声响起的瞬间，灯光也随之亮起。画面就像骤然而止的感叹号，为片外的我们带来无限遐想。

话剧《西游》热演，唐僧为何不愿再取经

□王筱丽

舞台上，全场灯暗，风声呼啸而来，一袭白衣的玄奘紧握着绳索艰难前行，行进中不断询问过路的生灵：“请问有哪位客商愿意结伴前往西天吗？”话剧《西游》的故事就由此开始了。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剧《西游》正在热演，集结京沪港顶尖班底，借用《西游记》的情节大展舞台想象力，自取经前一夜写起，以唐僧

为故事中心，让人物更多了些心理变化，从其坚定取经之路到不愿取经，到发现真经不能渡世，但仍坚持信念，舍身饲妖。

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中被改编版本最多的文学作品，《西游记》在全球范围内粉丝拥趸无数，下至弱冠小童上至耄耋老者，都对小说中的人神妖仙如数家珍。不仅如此，《西游记》蕴含巨大的开发价值，影视、戏曲、动漫、游戏、工艺品中与“西游”相

关的作品不胜枚举。如何在这样厚实的作品基础上，开出新鲜的花朵？这是上话版本《西游》考虑的第一个课题。

导演司徒慧焯在创作札记中写道：“取经也许只是一种符号，‘西游’是一个讲述坚持的故事，一件事坚持过后找不到结果还要不要坚持？取经不再是结果，是唐僧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，无论经过多少难关，还是要去经历一个拼搏的过程。人生很多事情都没

有答案，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学习。师徒四人可以是四个人，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。”

话剧《西游》是上话继6小时全本话剧《红楼梦》后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当代诠释的第二部作品，经过三年的前期筹备。剧中，21位演员出演一百多个角色，时而是贪图唐僧的妖怪，时而是庄严威武的天神，在160分钟内，每位演员平均要饰演四个以上的角

（据文汇网）